

康濯 著

春種秋收



春 種 秋 收

康 濯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五 年 · 北 京

春種秋收

著者 康濯

出版者 作家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印刷者 北京市印刷一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書號(145) 字數157000 印刷90001—16000

31"×43" 1/32 印張8³/₄ 定價0.85元

內容說明

這本小說集，共收輯了十篇短篇。內容都是反映農村的生活。作者熱情地歌頌了農村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所湧現出的新人新事，並反映了農村如何鞏固、發展了互助組和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組織，以及怎樣通過具體事例教育、批判了農民某些不正確的思想。

作品都曾在報刊、雜誌上發表過，現經作者修訂出版。

定價八角五分

目次

春種秋收.....	一
放假的日子.....	四〇
牲畜專家.....	四九
在白溝村.....	七五
第一次知心話.....	九八
最高興的時候.....	一二七
往來的路上.....	一三八
第一步.....	一六〇
一同前進.....	二〇七
競賽.....	二四五

春種秋收

開頭

前年冬天，我在嶺前莊住了些日子。今年，二月早春時節，我又到了嶺前莊。相隔一年多，村子裏變化真不少。半天的工夫，黨支部的宣傳委員就告給了我幾十件新鮮大事。吃罷黑夜飯，我正說要再去找他談談，他可又自己跑來了；並且笑咧着嘴，急急忙忙地對我說道：

『嘿，我還忘了個挺大的事兒沒跟你說哩！』又好像故弄玄虛地停了下來，看了我半天，才接着說：『你知道，周昌林結了婚……』

我大叫一聲，抓住他的胳膊使勁兒搖晃，讓他趕快說說這件事。他可要拉着我先去昌林家看看，並要我去叫昌林自己說。我就忙忙亂亂地跟着他上了街。

這個宣傳委員名叫周天桂。他說的周昌林，是一個遠近四鄉都有點兒名氣的好青年；擔任着村裏青年團的副書記和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技術委員，聽說在去年秋天參加了

黨。據天桂談，昌林結婚還不到兩個月，他那戀愛的故事可真是好的厲害。又說，他住的新房也挺美——單另住着土改時候分給他家的那兩間北屋。我知道那是在一個小獨院裏。我催着天桂，連跑帶竄地跨進那個院子的北屋，只覺着猛然間渾身亮透；就像是剛從陡岩直立在兩邊的山溝裏第一步邁上平原，眼花的看不過來面前的景色和風光……

周昌林大手大腳地跑到我跟前，又笑又嚷，推推抱抱地把我直往炕上送。炕上一個年輕的婦女早給我和天桂掃淨了一片地方。我從炕桌上的燈影裏看了看這個婦女，不禁大吃一驚，覺着這真是左近的山溝溝裏第一個閃光發亮的姑娘。豐潤的臉上透着粉紅的嫩氣，穩重的神色當中不露半點羞臊；俐俐索索的兩隻手，撲撲騰騰的滿身的勁兒……她好像和我很熟，問着我外邊的各種消息。我一邊回她的話，一邊注意着這個喜氣盈盈的屋子——村裏黨、團、政權、農業社和親戚朋友們送的彩旗、橫幅和各種擺設，都還是一片刷刷新，粉白的牆頭，也還是明光閃閃……我轉向昌林，開門見山地笑道：

『好哇，昌林！』又看了看那個仰望住我的婦女。『你看，我一不喝你們的喜酒，二不跟你們鬧房。就是要聽聽你們戀愛的故事。你倆一塊兒說說吧！啊？』

炕上的婦女擺了擺頭髮，笑着低下腦袋，把一條手絹綁在手腕子上。昌林可把腦袋扭過一邊，光笑——笑得傻裏傻氣的。

我催着昌林，讓他快說。天桂也幫我催促着。昌林却支支吾吾地老說要談談別的。我可頑強地堅持着自己的要求，一點都不妥協。我這不是開玩笑。也不只是因爲天桂說了他們戀愛的好事好的厲害，這才引起了過分的好奇。而是因爲昌林的結婚，的確算得上是村子裏的頭等大事。要知道，眼前同那麼一個漂亮的婦女住在這裏的新人，原本是村裏青年們婚姻問題上的最大的『問題』呢！

記得前年冬天我在村裏的時候，昌林已經滿了二十二週歲，正是農村青年早該結婚的年齡。他又是個挺紅的幹部，長的又英俊，勞動更可以頂住一個半人；沒唸過多少書，但靠着自修，肚裏的墨水也不少。不用說，他找對象的條件自然不會太低。可是，外村的姑娘大多不願意來這一帶山區；本村幾個高小畢了業的姑娘，眼皮更高，目標根本就沒放在村子裏。本村當然還有些沒唸過多少書的閨女；別看她們過去不怎麼起眼，這二年生活好了，打扮一下，上上地，去去民校，一個個也都變成了寶貝一樣的明珠。她們雖也願意找本村的男青年，並且也有幾個跟昌林談過戀愛；但有的是昌林不滿意，有的又因爲受了高小女生的影響，却都提出來不管是誰，一定得先答應了幫她上學校，她才答應跟誰訂婚。這麼一來，昌林那夥男青年當然不幹；他們說：『我幫你學到高小畢業，你怕不又要考中學，不又要跟我退婚，另找外邊的幹部結婚麼？哈，天底下誰幹

那種傻事兒哩！』於是，沒結婚的男女青年形成了對峙的局面。姑娘們倒還可以去外邊找對象；男的，可只能在沒事的時候，在昌林的帶領下，找着上級幹部和村裏的黨支書，一扯一宿，並且非常激動地提出質問，發着牢騷：

『咱們這都是打從參加兒童團，就幹革命的哩！這如今，國家不管要咱們幹甚麼去，咱們沒說的——提起腿就走。要咱們安心農業生產，也行——咱們就好好發展互助合作。可是，咱們是不是也應該結婚呀？啊？你們是不是也應該幫咱們解決解決這問題兒呀？啊？』

那時節，我也曾被昌林他們質問過不只一次。現在，看着這充滿喜氣的新房和這一對漂亮的房主，我在萬分歡喜當中好像還帶着點兒報復的心理；我接着就大聲嚷道：

『怎麼，昌林你還不說呀？不說我可要鬧房啦！』

周天桂和小兩口兒不覺都哈哈大笑。炕上的婦女一邊使綁在手腕子上的手絹擦着臉，大大方方地對我說：

『你鬧吧，康同志！』

突然間院子裏一聲吆喝：『慢着，慢着，鬧甚麼哩？等等我啊！』跟着就有個小青年射箭一樣地蹦進了屋子。這是個高小畢業的學生，名叫周天成。身架兒精瘦精瘦的，

人們都管他叫『一根筋』；但他却精力旺盛。担任着農業社的文化娛樂委員。他提來一小籃本村出產的梨和花生，跑到我跟前說：

『我知道你準在這裏。嘻嘻，開了點吃的，咱們聊聊。』把小籃往炕桌上一擱，又說：『呃呃，老康，你是想要鬧甚麼呀？啊？』不等我回答，又接着說：『我看啦，你最好甚麼也別鬧。你不知道，我昌林哥他們兩口子是白天黑夜甜不絲地，真好比甚麼書上說的鴛鴦鳥兒一樣，結婚以來就沒有離開過一步；今日黑夜恰好農業社和民校裏又都沒有事，他兩個當然更得在家裏「親愛」一番……老康，你看，你要是鬧鬧這鬧鬧那的，鬧得打擾了人家的愛情，那可是不「道德」哇！』

屋子裏哄騰大笑起來。炕上的婦女笑的倒在被子上。昌林可轉過身子，嚷道：

『我撕了你這嘴！』

真的就在天成的臉上擰了一把。身子也搖搖晃晃地快坐不穩，赤紅的脖子一吱一扭，『吃吃吃』笑的腦袋都抬不起來……我實在不知道周昌林還會這麼害羞怕臊。真的，他是個又高又壯的漂亮青年，嚴肅，大方，誰見了誰都會讚美。他往地裏担糞的時候，身子不彎不蕩，就像隨便走道兒那樣邁着大步；肩膀上吊着一二百斤重東西的扁担，隨着他的步伐，走一步，好像便要跳起來二寸高。推三幾百斤的小車，他使一個巴掌抓住

一邊車把，就能走半里地。可是，現在却像碰見誰在他胳膊窩裏搔癢癢那樣，變得沒有一點力氣。天成這個「一根筋」一胳膊就把他擡倒在炕沿邊，不理他，繼續對我說着。

「當然囉，老康，你是個稀客；」天成對我睜了睜眼兒，說。「你在這兒坐一坐，說說話兒，那還是可以囉！再有，我昌林哥他們的戀愛故事，你怕也應該了解了。是吧？啊？你正是想聽這個？好！我看，爲了節省時間，就先讓我給來上一段……」清了清嗓子，屋裏的人誰都不顧，跟個甚麼了不起的主角一樣，給我介紹開了昌林他們戀愛的事兒。

昌林的愛人——炕上的這個婦女叫劉玉翠，是個聒聒叫的高小畢業生。娘家住在嶺後莊。嶺前嶺後兩個村子只離着十里地，但却隔開一道不小的坡梁。坡梁上的道兒，又是一條盤來繞去的羊腸子，因此兩個村子平日的往來並不多，兩個村歷來也不歸一個區管轄。沒想到這可正好！就正是在這麼兩個說近不近說遠不遠的村子裏，哎喲喲，周昌林和劉玉翠……

『就鬧出了個又是惱人、可又是新鮮漂亮的怪事兒！』

天成剛說到這裏，昌林就嚷着要扯斷他這個「一根筋」。玉翠却抓了一個梨，朝天成一摔。天成接籃球一樣反手接住梨兒，正要打鬧，天桂插進來說：

『好啦，好啦，別光鬥嘴啦！』順手拉了我一把，悄悄地笑道：『老康，快叫昌林他們自己說吧！也就是，他們那戀愛過程跟戀愛態度……』

天桂的話好像還沒有說完，我却早已經忍耐不住。我簡直是在命令昌林，叫他趕快說。昌林可還是靦腆地扭着腦袋，支吾着：『真是！這有甚麼說，說頭！』我再一次地命令着他，一邊也就讓玉翠說。玉翠使兩個指頭拂了拂頭髮，淡淡地笑笑，瞟了昌林一眼。昌林可還沒答應。天成說：『咳，真是！這有什麼不好說哩！昌林哥，要不這麼吧！——還是讓我來說吧！我保證……反正你們那過程我也……』玉翠急忙搶着說：『昌林，說說就說說！這反正也沒有甚麼稀罕的！你先說吧，我隨後補充。』昌林道：『行！說就說！』又推了天成一把：『你呀，你保證？你是個美國電台，光會造謠！一邊去！』天成高興地對我吐了吐舌頭。

昌林剝着一顆花生，在考慮着他的戀愛故事。玉翠把油燈挑亮了些。屋子裏靜下來，嵌着玻璃的木格子窗上，透進來院裏一棵梨樹的影子。早春時節，梨樹的枝桠又禿又光，枝桠的縫隙裏還露出幾顆天上的星星，在玻璃上輕輕地閃動……

就在這安靜下來的喜氣飄揚的屋子裏，周昌林和劉玉翠開始說着他們的故事。他們免不了要有說得簡略的地方，甚至還要有意地丟掉一些情節；這時候，天成就會真像一

根筋那樣蹦跳起來，補說一番。天成也有補說得誇大和過火的地方；就又有天桂出來公平地校正，並在雙方爭論的問題上作出結論……不用說，我聽到的一切情節都是可靠的，整個故事自然也是完全真實的。下邊就是這個真實的故事。

故事

故事發生在去年春天，春耕剛剛開始的時節。地點是在村北的坡梁上——就是隔開嶺前嶺後兩個莊子的那個大坡梁。

有一回，昌林去那坡頂上的地裏做活，正碰上玉翠也在那裏做活。他們兩塊地挨的挺近，只隔着一道一步就能邁過的壟溝。那工夫，他倆還並不熟；不過到底都是在嶺前嶺後長大，就總也多少有點認識。正因為這樣，他兩個便都顯得特別的不自在。昌林是光覺着好比鑽進了葛針窩，難受得要命；又好像是被困在不遠處的一面削壁頂上，要上要下都沒有辦法。只在心裏頭對自己說：

『咳咳，這才是走遍天下也找不着的彀扭事哇！』又問着自己：『嗯？我倒了甚麼霉啦？怎麼就偏偏碰上了她呀？』

這的確也難怪昌林。他們碰在一塊兒，原本是一個偶然又偶然的事。坡頂上玉翠養

種的倒是她自己家裏的地；昌林去的那塊地，早先可並不是他家的。去年春天，他們村裏農業社擴大了一倍，作生產計劃的時候，發現他家有一畝多自留地夾在社地中間，擋住了社地連成一片；這當然應該換。昌林又是個幹部，因此就隨便揀了坡頂那塊又遠又不好的地換了。沒想到這一換就跟劉玉翠碰到了一塊兒……而恰恰在碰見玉翠那以前十多天，玉翠她姨姨剛剛跟昌林和玉翠說了說親事，昌林也剛剛拒絕了這門親事……

話說清楚：昌林爲甚麼要拒絕這門親事？這是因爲他瞧不起人家。可爲甚麼要瞧不起？原因據說在劉玉翠的身上。

說是劉玉翠在高小畢業以後，因爲沒考上中學，回到村裏，就整日瘋瘋顛顛。不做活，也不工作。每天吃了飯，就光打扮起來挑對象。而且，聽說還一定得挑個工人出身的共產黨員，或者是要挑個大幹部。左近鄰村的男青年，又更給拌蒜加葱，說她的條件是要『兩高兩相當』——地位高，文化高；年歲、長相也得相當……

不知道這些說法是不是完全可靠。但是，攔不住各人一張嘴，十張嘴就能說活一個死人。說的人越多，說的話也就味兒越重。這麼傳風煽火，直煽得玉翠她爹娘都受了傳染——天天替女兒着急，時時埋怨女兒眼皮太高。作娘的，又難免要把自己當作處理女兒婚姻問題上的『負責幹部』；於是，碰見左近村坊的老姐妹，把嘴一張，就要又伸脖

子又眯眼，又跪指頭又逗點，數數落落，連埋怨帶誇，一齊來。

『那死閨女呀，不是黨團員不要，不是文化比她高的不要；年歲不相當不要，臉蛋子不白也不要……咦呀呀，我的老姐妹，可把人難的啊……你說吧，那死閨女也是個團員哩！也拿了高小文憑！看上書是一頁一頁往下翻，寫上字是刷溜溜地——筆尖兒頓都不頓！再說長相嘛……總也算五官端正，不短不醜吧！嘿，你說不是麼，老姐妹？』

老娘們說說道道，保不住就要順口託訊問人。正趕到去年頭開春的時候，嶺前莊玉翠她姨姨去嶺後串親，跟玉翠她娘三言兩語就拉呱上了玉翠的事。她姨姨倒不是個媒婆子；不過是興不由己，有口無心地張嘴搭話，隨隨便便就跟人家提起了周昌林：

『那小夥子呀！身架兒就像畫上的獅子，肚裏頭墨水也滿多！又領導團，又辦農業社，在區、縣都是敲響了的人物！找對象找了二年，如今都還沒找下——在嶺前怕就沒有配得上的姑娘……我說呀，咱玉翠要是跟他……那才是獅子配鳳凰哩！嘻嘻……』不用問，事情一說就成。儘管當姨姨的有點失悔自己的冒失，但攔不住玉翠她爹娘的九催十請。姨姨的熱心腸一抖動，回到嶺前莊，氣都沒喘，便上了昌林家。

昌林的家長當然也是歡天喜地。昌林却說：

『她呀！趁早……她那腦瓜子裏裝滿了資產階級享樂思想的……說得好，是我沒那

福份！說得不好呀，我起根兒就瞧不起她！」

把個爹娘氣的快換不轉氣來。但消息傳到了村裏，昌林的行動却得到了絕大多數青年的擁護。周天成就是擁護派的代表人物；他領着一夥羣衆，找見昌林，跳着說：

『完全正確！昌林哥，就是劉玉翠非要找你，你也不能理她！你是咱們團的領導人，是有骨頭的……』

『別說啦！』昌林抹了把嘴，打斷了『一根筋』的話。『老提那事兒幹甚麼！你對姓劉的婦女有興趣是怎麼着！』

『對！我贊成你這話！』天成說。真像一根筋那樣蹦搭了兩下，向他周圍的羣衆嚷道：『同志們！這事兒是風吹雲散，往後誰也不許提啦！』

昌林和玉翠的親事，就這麼閃了一下。好像星星點點的一場小雨；雨過了，鞋都不濕。

沒想到小雨剛過，天空又起了烏雲。周昌林正鬧罷了個拒絕婚姻的事，這一天，猛又跟他拒絕了的婦女碰在了一道！還不是碰在人多的場合，也不是碰那麼一會半會的工夫；是碰在坡梁上左近沒人的地方，並且還得同在一塊兒做半天的活……這就是多麼了不起的人物，怕也要覺着彆扭，也會很難對付的吧！